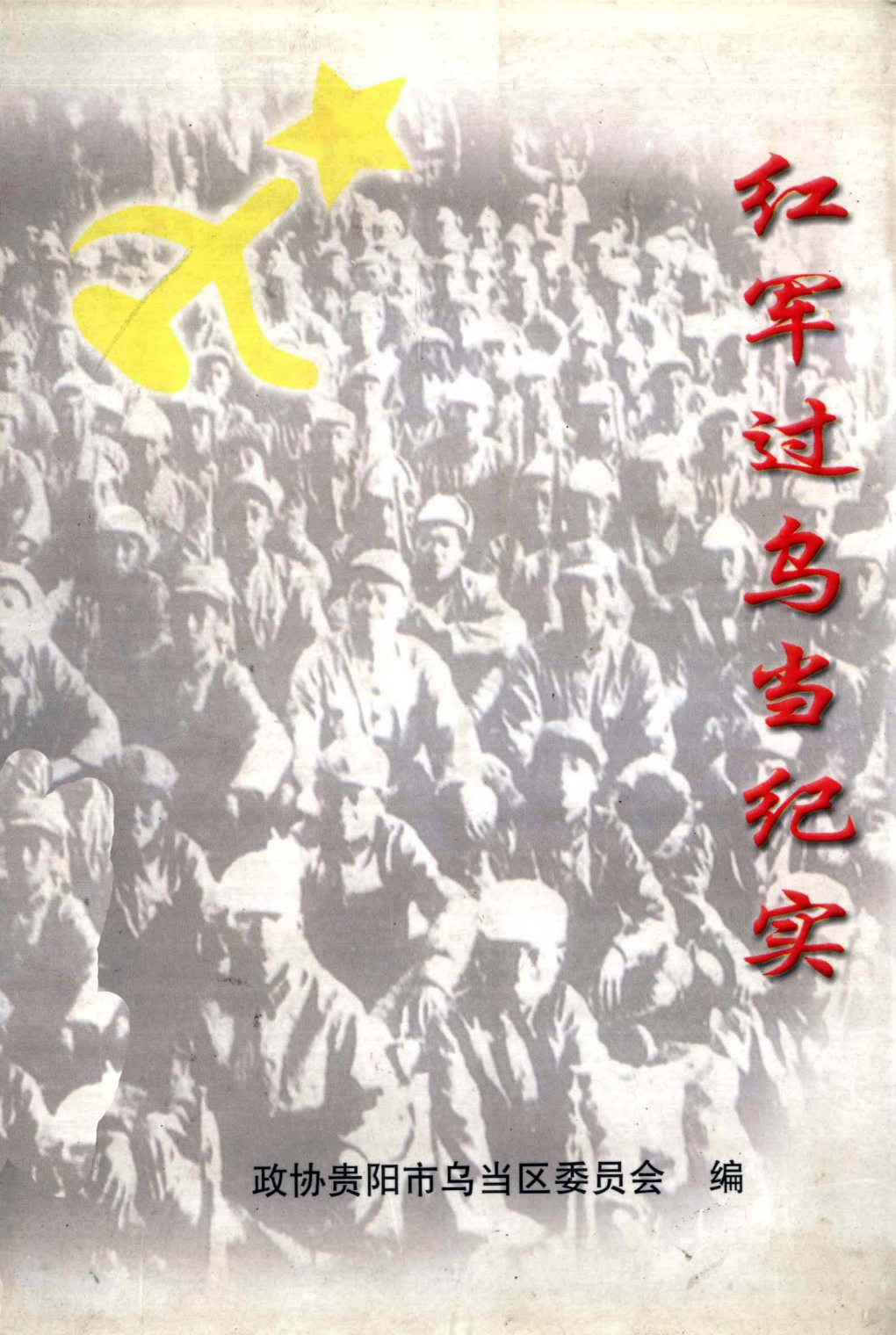




红军过乌当纪实

政协贵阳市乌当区委员会 编

红军进乌吉地区



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 编

红军过乌当纪实

政协贵阳市乌当区委员会编

《红军过乌当纪实》征编委员会

顾 问：	王晓光	黄润昌	郭文忠
	李 涛	王庭芳	刘崇荣
	李凤兰	李以记	

主 编：	欧阳俊		
副主编：	过敏涛	孙定朝	李 可
编 委：	吴惠英	翟先林	张 巍
	汪贤广	刘会林	顾亚勇
	曾方贵	许德荣	范志琴

序 言

中共乌当区委书记 王晓光

新世纪伊始，我们迎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八十周年诞辰的纪念。

八十年以来，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、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、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。共产党人的三代领导集体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、建设和改革，推翻了三座大山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，至今，经济发展，政治稳定，民族团结，社会进步。共产党好，社会主义好，改革开放好，深入人心，广大干部群众更加深刻认识到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，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。

六十七年前，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，全国工农红军举行战略大转移，进行了伟大的长征。红军长征经历了十一个省，翻过终年积雪的高山，越过人迹罕至的草地，击溃了敌人的围追堵截，连续行军二万五千里，战胜了军事上、政治上和自然界的无数艰险，终于取得了史诗般的伟大胜利。

毛泽东说：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，长征是宣言书，长征是宣传队，长征是播种机。……长征是以我们胜利、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。”长征向全世界宣告，红军是英雄好汉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完全无用；向走过的十一个省的两亿人民宣布，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的道路；在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。长征的胜利，标志着中国革命转危为安。长征一结束，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就

开始了。

区政协编辑的《红军过乌当纪实》一书，在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、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、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、努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、努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、努力营造健康向上的舆论环境和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方面，做了一件大好事。对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，对进行革命传统教育，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素质，促进改革、发展、稳定，做了一件实事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此书值得青年学生、广大干部一读。

在乌当这块古老的土地上，红军长征曾两次经过。一九三五年四月三日至五日，中央红军经过；一九三六年元月三十日至三十一日，红军二、六军团经过。《红军过乌当纪实》，通过走访大小村寨五百多个，访问了知情老人五百五十余人，基本记录了当年红军过乌当的情况。一九三五年四月五日（农历三月初三日），中央红军与国民党中央军在百宜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。在这次战斗中，红军指战员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，一直鼓舞着广大的人民群众，流传至今。红军的爱憎分明，纪律严明，证明了红军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，深深扎根于各族人民心中，约有102人为中央红军作向导，40人为二、六军团作向导。凡是当时被人民群众发现的红军尸体，人民群众都冒着生命的危险掩埋了。散失的红军人员，全被当地群众以各种形式保护下来，有的还活到了今天。红军过乌当时，不仅留下了许多标语，红二、六军团还散发了《庆祝中央红军胜利告工农群众》的文告，新场可龙端公冲的布依族罗绍兰、罗庆忠父子，冒着被杀头的风险，保存了这一珍贵的革命文物四十七年，这一革命历史文物，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一份好教材，也是少数民族人民无比热爱和崇敬红军的一份可贵的证物。

当年红军播下的革命种子已生根、开花、结果，让我们继承红军革命传统，发扬红军精神，在宣传实践“三个代表”的学习教育活

动中,高举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,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,以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,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,振奋精神,开拓进取,以新世纪为新起点,踏着红军的足迹,为实现“十五”宏伟目标,“强区升位”而努力奋斗!

2001年5月15日

目 录

中央红军过乌当简况·····	(1)
为中央红军作向导的人·····	(4)
中央红军散失人员·····	(10)
中央红军留下的文物·····	(14)
中央红军进军路线·····	(15)
红二、六军团过乌当简况·····	(38)
为红二、六军团作向导的人·····	(40)
红二、六军团扩红情况·····	(43)
红二、六军团散失人员·····	(45)
红二、六军团留下的文物·····	(46)
红二、六军团进军路线·····	(48)
百宜战斗·····	(58)
红军和群众的鱼水情·····	(65)
红军文告·····	(74)
红军坟·····	(79)

(附 录)

红二、六军团转战在贵州·····	(82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红一方面军过花溪	(97)
当年红军过白云	(101)
重走红军路	(104)
红军精神激励着我们	(115)
后 记	(118)

中央红军过乌当简况

1935年4月,南渡乌江后,中央红军(史称红一方面军)以红一、五军团为左路主力,从开阳的白马到修文的六屯、大木,又直插开阳的红岩、青禾(原名底窝坝),翻过猪羊大坡到高涧(原名高枳)、党寨,进入乌当马场;以红三军团和中央纵队为右路主力,由息烽的石硐,经修文的久长(原名狗场)、清水,到葛马又分左、右两路,其主力向左经清让、桃花园、桃源(原名腊蚌坝),沿箐山寺下的热水河、冷水河到小河,进入开阳的王车、麻窝土、古顶深,穿过乌当的黄连大坪,历开阳的肯思后,又进入乌当的黄家大土,到了马场,与红一、五军团会合。

贵州社会科学院编辑部、贵州省博物馆编辑的《红军在贵州史料选辑》刊肖锋《长征日记》记载:“(1935年4月4日 阴雨)一军团告,全军团已过完乌江,毛主席、周副主席、朱总司令等中央首长进到马场”。

马场会师后,红军仍兵分两路,左路经开阳属的杨梅村,穿过七里冲,进入乌当属的小瓮村,又从百家院出乌当境,进入开阳的大翁林,过大石板、大水塘到羊场集中;右路过中间河、赵家坝、滥泥沟,大粪田、下龙井,冬瓜穴、百宜、平山坝,到拐九后寨、新田、关翁,在宋家渡搭浮桥过河,出乌当境,进入龙里的洗马区域。

原在桃源的一路主力,行至箐山寺下的热水河边,分出一支爬上扁山,进入乌当杨梅。4月3日晚上驻扎宿营,4月4日经竹腊、老木、可龙、大土、三脚寨、建寨,到黄连白石岩。另一路人马行至

小河口，又分出一支转道开阳的石头坡，过乌当的大山，由关口下到白石岩与上一支队伍汇合。

原在修文葛马分出的右路，先过三里、小河，进入乌当的小分田、老棚寨右侧，经万家大土（现为新场林场地区）、羊午水库（原为山沟）、山王庙、荒田坝、下改牛、大桥、小桥，至此兵分两路：一路过中寨、郎寨、保寨、三脚寨、建寨，也到白石岩汇合；一路爬寒坡岭，到新场、打铁寨背后、小山、羊昌、官亢右侧，翻过金家箐、白腊塘、狮子山、红旗（原名腊蚌）、徐家院、关明到百宜，随主力到拐九后寨下山，过宋家渡出境。

在白石岩，三支队伍汇合后，通过岩口，经岩上、安米寨、大扁地，到马堡、尧上、龙泉寺、中间河、赵家坝与主力相汇。

到新场的部队，另分一小支，从新场右侧过枇杷冲到新堡、大山、下改马，通过十里长冲、石龙、水草坝（梨树关），到腊蚌、百宜，和主力相汇。

部队到百宜后，另分三支队伍出境，一支约千余人，经衙上、洛坝、田坝、金土，到下坝的翁找、岩底，乘船过南明河下游的河尾巴渡口，进入龙里洗马区域的苦竹塘；一支经拐比、大尧、团坡、冒谷井，由太子山山口，进入开阳的坝子；一支经柏子田、蚊哨，由界牌也到了开阳的坝子。

4月5日，国民党中央军从腊蚌、徐家院开始进攻红军，逐步推进到关明、大百宜、小百宜、百宜、冬瓜穴、衙上、洛坝、拐比、平山坝、新寨、大尧一带。红军的主要任务是急行赶路，对中央军的攻击，交替掩护，逐步撤退，约四、五平方公里区域时有接触，发生遭遇战。当时中央红军由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所属第十团、十二团、十三团担负掩护任务，国民党中央军由吴奇伟统辖的梁华盛第九十二师的五四七梁团、五五二徐团、五四九徐团进行尾追。双方在百宜遭遇，激战了半天时间，红军主动撤出，多数部队经拐九过河出境，最后撤出的部队从太子山山口出境。

自桃源方向到乌当尧上、谷溪的部队，有八名掉队的红军战士，在追赶部队的过程中，在乌当境内的大桥边（旧地名）、古七寨与一股中央军搜索队遭遇，发生短时枪战，并迅速脱离接触，绕过小桥隘口，沿山坡过中寨右侧到新场，赶上了部队。

4月7日晚，一支部队进入石笋沟水库对岸龙里县属的华家公馆、大坡，在茶山及附近几个山头设立警戒哨。观察乌当永乐堡一带动静。

4月8日，当红军主力南进将要突过湘黔公路时，为配合在倪儿关佯攻贵阳的战斗，又抽派一支约200余人的队伍，从龙里县属的毛栗山，象尖刀似地直插乌当的白秧坪，穿过罗吏小寨与芹菜田之间的山道，进逼贵阳，造成佯攻贵阳图云关的声势。到达百花桥后，立即折转向花溪的孟关、青岩方向，追赶主力前进。

中央红军过境，除主力部队路经上述村寨外，小股部队还活跃在许多地方。在乌当境内，按现今乡镇行政区划，以下村寨均有红军留下的足迹：

乌当区羊昌镇有羊皮寨、枇杷寨、新田、灰窑、高寨、大元头、于风关、毛栗科、小分田、榜上、小坡、猪槽井、大碛、三道河、小寨、于家湾；

乌当区百宜乡有拐吉、拐比、拐棒、翁簸坝、卢家坟、邵家庄、山王沟、中寨、杨柳塘、兰仓坝、林头、对门寨、羊角井、凉水井、高塘坡、福禄山、龙盘水、关牛洞、石龙、小田冲；

乌当区新堡乡有石桥河；

乌当区永乐乡有宋家院、马鞍坡；

乌当区偏坡乡有下院、苗寨、偏坡、田坝、牛厂。

为中央红军作向导的人

百宜街上的周云先(75岁)说：“那时我是个帮工。红军营部扎在街上刘明家，当时正逢赶场天，满街都是人。下晚还下毛毛细雨。我为红军带路到洗马河、图云关才回来。红军送我一套地主家衣服。在洗马河红军杀了杨树之。”

百宜街上的宋洪福(74岁)说：“当时我才十八岁，做小生意，帮母亲卖黄耙。那时百宜是通往翁安、余庆、湄潭的，每天有三、四百人过路来往贵阳市贩卖鸡、鸭、猪肉等农产品。第一次为红军带路从百宜到开阳羊场才回来。红军送我一吊半钱(100个铜板为一吊)。红军来多住在拐棒、拐吉、高家寨。政工队穿的是便衣。写标语：‘白军弟兄团结一致抗日’。部队是互相交叉，马少。红军有穿长衫，包白帕子的，有穿军装背大刀。中央军是从徐家院来的，飞机来时，老百姓认为是天门开了。那时田里的大烟正开花，山上是杜鹃开花。百宜一仗，红军死了七、八个人，白军死了二人。红军后卫力量大，大队走了才撤走。那时的票子是苏维埃共和国政府，当时我做生意，不愿要票子，只要大洋。国民党是抢占房子，一个团长住我家，我家人站了一个晚上。”

新场街上的徐永太(66岁)说：“扎佐的彭老四为红军带路到开阳的羊场，红军送他一匹骡子。”

新场街上的曾德刚(71岁)说：“胡丙清为红军带路到百宜。”

新场保寨的莫中人(60岁)说：“我父亲莫开全从保寨带路到白石岩，红军送他一个短烟杆。”

马场白家院的白申奎(72岁)说：“三月初一红军第一次过，白天、晚上都过，有大骡马。白老罗、徐振才，他们为红军带路到巴乡，红军送他们银元。到羊场分路，一支到脚渡河，一支到贵定去了。红军走后，中央军来，杀猪三头不给钱。”

马场街上的邓其山(91岁)说：“李永奎为红军带路到洗马河才回来。”

马场街上的代良福(76岁)说：“张么爷是街上张信六的父亲，忠厚老实，为红军带路背背篋，太重，走到龙井桥边休息时就掉队了，但他仍把东西背到百宜交给红军。红军送他几块钱叫他回来。”

羊昌黄连的李士平(61岁)说：“李泰贵、李泰刚、李泰康，他们三个曾为红军挑东西到中间河，红军送他们斗蓬、绑腿和钱。”

新场可龙的陈光兴(70岁)说：“陈西之、陈光兰为红军带路，红军送他们10个铜板和一个盆，盆上还有五角星。班自恒带路，红军送他二砣大烟。罗建民为红军带路到马场，红军送他一盏马灯”。

新场谷溪杨梅的张达明(58岁)说：“宋升银、宋荣成，他们俩人曾为红军带过路。”

新场谷溪杨梅的陈银先(78岁)说：“当时我虽然有病，为红军带路还扛五升米，从小河口到马场。”

修文大河坝的宋明臣(71岁)说：“我为红军带路，从大河坝经黄家大土到马场、拐吉、开阳羊场。回来时，红军给我开了路条，送了一条卫生裤。”

修文县桃源的罗国民说：“我父和陈道兰为红军挑东西带路到马场就回来了。”

修文县桃子湾的吕玉臣(72岁)说：“毛二爷曾为红军带路到羊场才回来。”

修文县桃源陈玉林说：“我父陈丙寅为红军带路到杨梅。迴龙

寺徐老先生为红军带路到黄土坎。”

马场龙泉寺的白永全(51岁)说：“中间河的金来先为红军带路，从大山坡经赵家坝到大分田。”

百宜下龙井的汪荣金说：“我曾为红军带路到拐九，没有过河就回来了。”百宜冬瓜穴的张学英(61岁)说：“我二叔张洪清曾为红军带过路。”

大百宜的金玉坤(75岁)说：“我和张学凯为红军带路到拐九，我们就回来了。”

开明的岳德明(78岁)说：“岳德全为红军带路，走河尾巴，过了河就回来的，红军给了他一个证明，还有钱。打仗开始，先在老鹰岩、石头坡、营盘坡、陈顶山，红军在山头上，中央军先占豹子山、岔口田、徐家院、背后山。我听到了吹号，中央军由豹子山打炮。”

百宜街上的高明俊(74岁)说：“高泽先为红带路到拐九。回来时，红军送他一碗大烟。他给我们还讲了打仗的情况。”

龙洞堡的钱春山(82岁)说：“我曾为红军带路挑东西到青岩。由猫洞经沙坡、混子场，关上到青岩。”

开阳县羊场的谷金兰(女，68岁)说：“我父谷立和曾为红军带路到顺岩河。”

开阳县羊场的王少清(84岁)：“帮我的陈么爷曾为红军带路到巴乡。黄永臣为红军带路到高寨。”

开阳县高寨的秦树芬(61岁)说：“我哥秦子清为红军带路到巴乡，过了河回来。红军送他几个铜板和一个大花碗。”

开阳县坝子新场的罗培中说：“我父罗光裕为红军带路到渡口过。”

拐九新田的张有才(59岁)说：“张友效为红军带过两天路。龚玉顺也带过路。曹少华带路到大河边。”

拐九新田的张有德(67岁)说：“代春甫为红军带过路。”

拐九的郑银光(73岁)说：“卢子祥带红军过河，红军送他一个

勺，一块带毛的肉。红军过路时，天上有飞机，过了两天，鸦片烟、菜子、艳山红，都在开花。”

修文县尹家寨的陈方流(52岁)说：“我母亲尹兴顺为红军带路到羊场，红军送一床毡子。母亲讲，好得很。”

修文县六屯的唐开明(66岁)说：“唐子清为红军带路到青禾，看见飞机轰炸，就跑回来了。”

新堡的汪少先(68岁)说：“大约是三月三日(农历)中午，红军过这里，休息了三个小时。陈华先为红军带路到腊蚌，一天就回来了。”

羊昌的欧云章(71岁)说：“王树清为红军带路，走官亢、金家管、白拉矿、狮子山，到百宜羊角井。”

羊皮寨的卢少文(68岁)说：“陈士清为红军带路到马场。陈焕亭带路到百宜。”

马堡小寨的唐少先(48岁)说：“我岳父姓皮，为红军带过路。”

开阳哨上的陶新重(79岁)说：“黄少州为红军带路到羊场。”

开阳县干坝的王明华(70岁)说：“我们二十多个人为红军带路，走高家寨和川岗过河，经过平山到后坝。”

开阳县上翁出的王明章(51岁)说：“我家公王德先为红军带路到若把，红军送他一块钱。”

倪儿关的尚少珍(86岁)说：“吴秀章他曾为红军带过路。”

谷脚老街的吴定方(71岁)说：“魏光中、张子清，他们曾为红军带过路。用铁桶装石灰打记号。”

新场荒田坝的唐显臣(78岁)说：“我曾为红军带过路，今年已七十八岁了。”

黄连三脚寨的班正荣(73岁)说：“徐志银、班朝臣，他们两个为红军带路到河坝，一人得五角钱。”

修文县三里的夏廷爱(83岁)说：“周银春曾为红军带路到小分田转来。”

谷溪的高树先(79岁)说：“汤银先为红军带路到牛背场的大桥。牛背场的杨兴顺也带过路。”

谷溪杨梅的胡荣(74岁)说：“李良臣曾为红军带路到可龙转回。”

可龙平山的陈合清(66岁)说：“陈西之为红军带过路。”

开阳县高枳的蒙显中(73岁)说：“我们寨子里，曾有三个人为红军带过路。”

马场曹家寨的王士明(66岁)说：“我家三伯王允书为红军带路到大水塘，是走杨梅经小翁井、大石板，到大水塘。”

小分田的何士荣(83岁)说：“金方和曾为红军带路从杨梅走七星冲，经小翁井、大翁井到大石板才回来。”

拐九团坡的袁忠明(72岁)说：“刘明宾、黄正州、卢子方，他们曾为红军带过路。后寨刘明宾带到关翁过。”

关翁的张文英(84岁)说：“我和韦树清为红军带路到洗马河，红军开了一张条子。回家后，我把掉队红军战士仲士洪，藏在山洞中半个月，天天为他送饭。”

百宜的姜朝珍(77岁)说：“曹丙臣为红军带路到中寨。”

下坝翁找的王海清(80岁)说：“我和周伯安两人曾为红带路过了河。”

龙里县观音山干冲的娄甫安(76岁)说：“陈解匠为红军带路，去了好几天才回来。红军给了他钱。红军在观音山打过仗，我在老家里不敢出来。”

龙里县谷脚的杜春明(86岁)说：“我为红军带路到青岩。红军营长姓周。红军给我开了一张条子。”

羊昌的严兴顺(73岁)说：“我伯伯李子清为红军带路到腊蚌。”

小百宜的宋光伦(63岁)说：“汪显仁的父亲曾为红军带路到拐九。”